華海彙編 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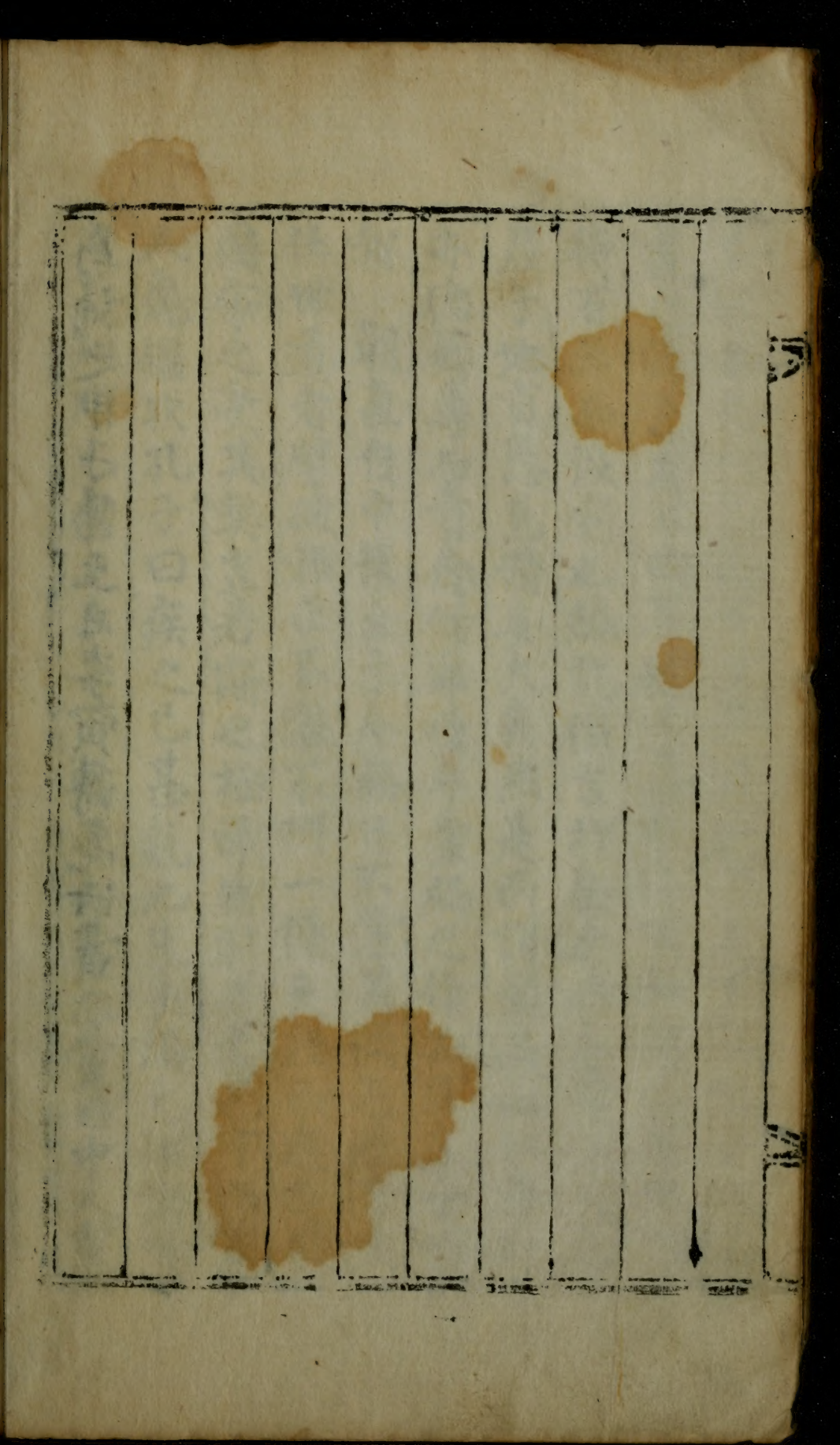
唐 宋 南宋

華海彙編序

君子羣而不黨君子亦黨乎萬物散而高下燥濕辨矣善惡定而好惡向背分焉物不可以苟合人心如人面烏能比之而壹之哉原朋黨之所由起大率或出於愛國或出於好名或出於爭權三者用心雖不同其勢不得不黨爾蓋不計利害直向天理上至誠惻怛惟愛君憂國如漢部黨元祐諸賢此君子而黨者也其次務立標題爭相高蹈跡其為未必皆出於公心猶假名節稍自好者有之至乃榮辱所分猜疑所積巧設機關而擠人廣張名目而援人以威福相上

下則縱或些勝於彼詎免貪淫之歸哉故牛李之黨
釁朝庚癸之禍君子兩非之嗚呼爭權小人也好名
亦近乎私天理未嘗亡吾知所從矣然人心不如我
心必歧而爲貳貳則黨黨則其禍滔天苟如是善人
之爲國亦不能無弊云耶余觀黨禍之漸小人無論
已不無自君子有以激之夫治惡如治亂絲甚者去
之不爾利導之使遷善焉若過爲之防嚴於履霜而
不體生物之仁則小人議其後曰彼假借也矯激也
縱有懷善向化者齟齬自阻不幾欲其入而閉之門
乎昔樂王鮒謂范宣子曰盡反州綽邢蒯勇士也宣

子曰彼欒氏之勇也余何獲焉無已甚乎倪元潞東林中人也猶曰東林之士繩人過刻持論太甚謂中行則不可真公心乎君子之待物也以忠厚悲惟知人不敢辱自古誤事者反出於同室何哉盖由阿其所好耳輕躁喜事頑鈍嗜利之輩處其間或沽名妄作托跡賣權君子哀如見欺猶曰吾黨也使小人窺其淺深以為口實知人豈不難哉歷代黨論俱在簡冊可攷而知但文獻汗漫有難領會嘗恨之晶峯子學承箕裘留心典故雜採史傳遂及野語斷爛始漢唐迄　本朝分類為九編名曰華海彙編尤致意於

本朝者亦人見遠者塗耳目近者反不詳說之故編書之詳畧有不同耳雖述而不作不無權衡于中何待百年而後定也編訖徵言於余余略序黨源又為君子地貢愚見僭妄大矣然是所謂觀過知仁耶抑亦德愈尊而責愈備耶嗟乎黨禍之作必在衰世惟
我
朝直自中葉至于今無日不黨其禍尤烈若使任世道者劈破邪正不激不阿一循天理而進退之
國家之受其弊豈若斯之極耶然則是書也可作黨人龜鑑歟孔子曰疾之已甚亂也朱子論元祐諸賢日不知同己者之未必皆君子吾輩亦黨目中人重

爲誦之甲子陽至日李寅溥亮汝書

華海彙編目錄

卷之九
本朝

引用書目

東國通鑑　日月錄　仙源年譜
勝朝新書　文谷年譜　清陰年譜
青邱裨說　陶庵三官記　睡翁日記
朝野記聞　爛餘　鶴山樵談
朝野紀畧　戡亂錄　惺所稿
朝野會通　草廬年譜　凝齋集
國朝寶鑑　寒水齋集　陶谷集
中興誌　陶庵集　青丘志
懲毖錄　江上後錄
看羊錄　明齋集

武田兵術　闡義昭鑑
於于野譚　梅山録
青坡劇談　明齋年譜
己卯録　分黨源流
龍泉談寂記　原論
荷潭破寂録　耳目所及
月汀漫筆　芝窩漫録
癸亥録　一夢漫録
牛山集　幷世才彥録
青野漫集　皇明陪臣傳

海東野言　國朝故事
寄齋雜錄　是窩集
海東名臣錄　擇里誌
石潭日記　燃藜述
聞見錄　見睫錄
感應編　夢囈集
閒居謾錄　松窩謾錄
仍繼錄　厚齋集
沙溪集　西溪問答
月沙集　嵬巖集

華海彙編目錄

詩案獄

同文館獄

南宋僞學黨籍

中附權奸肆惡

附吠堯餘論

華海彙編卷之一

韓山李源順時和輯

史氏曰漢之衰也李膺范滂等合為一黨在位者惡之惡之者非賢而在黨中者賢唐之衰也李德裕牛僧孺等分為二黨以相傾奪於富貴之塗李僾牛劣而考其歸皆不足謂之賢宋之將衰也其初亦分為二黨濂豊作新法王安石為魁元祐革去新法司馬光為魁賢邪之分判矣及光沒而其同黨又分為三宋之南渡也有偽學黨籍大肆禁錮而宋運隨訖正所謂天之所廢不可支也古人云木秀于林風必摧

之雄出于危流必漏之君子之受制於小人亦如是
者

漢甘陵南北部黨

漢桓帝初爲蠡吾侯受學於甘陵周福及即位擢福
爲尚書時同郡河南尹房植有名當朝鄕人謠曰天
下規矩房伯武因師獲印周仲進二家賓客互相譏
揣遂各樹朋黨漸成尤隙由是甘陵有南北部黨人
之議自此始矣後太學諸生三萬餘人郭泰及賈彪
爲其冠與李膺陳蕃王暢更相褒重推李膺爲首學
中語曰天下模楷李元禮不畏強禦陳仲擧天下俊

秀王叔茂杜密素與李膺名行相次時人謂之李杜
時朝廷日亂綱紀頹弛膺獨持風裁以聲名自高士
有被其容接者名爲登龍門云荀爽嘗就謁膺因爲
其御既還喜曰今日乃得御李君其見慕如此於是
中外承風競以臧否相尚自公卿以下莫不畏其貶
議屣履盈門先是竇太后之立也陳蕃有力焉及臨
朝政無大小皆委於蕃蕃與竇武同心戮力以奬王
室徵天下名賢李膺杜密尹勳劉瑜等皆列於朝廷
與共參政事時天下之士莫不延頸想望太平而中
常侍曹節王甫等共相朋結謟事太后太后信之蕃武

疾之膺爲司隸時黃門張讓弟朔爲野王令貪殘無道畏膺威嚴逃匿兄家合柱中膺知其狀率吏卒破柱取朔付雒陽獄殺之自此諸黃門屛氣休息不敢出宮省帝怪問之幷叩頭泣曰畏李校尉會河南張成善風角推占當赦教子殺人膺收捕旣而逢宥獲免膺愈懷憤疾竟案殺之成素以方技交通宦官帝亦頗訊其占宦官教成弟子牢修上書告膺等及太學遊士交結諸郡生徒互相驅馳共爲部黨誹訕朝廷疑亂風俗帝乃震怒班下郡國逮捕黨人布告天下使同憤疾案經三府太尉蕃却之曰今所案者皆

海內譽憂國忠公之臣此等猶將十世宥也豈有罪
名不章而致收掠者乎不肯平署帝愈怒遂下膺於
黃門北寺獄其辭所連及杜密陳翔陳寔范滂之徒
二百餘人或逃遁不獲皆懸金購募使者四出相望
陳寔曰吾不就獄衆無所恃乃自往請囚范滂至獄
獄吏曰凡坐繫者皆祭臯陶滂曰臯陶古之直臣知
滂無罪將理之於帝如其有罪祭之何益衆人由此
亦止之時黨人獄染逮者皆天下名賢郡國所奏相
連及者多至數百惟平原相史弼獨無所上詔書前
後迫切州郡髡笞掾吏從事坐傳舍責曰詔書疾惡

黨人旨意懇惻青州六郡其五有黨平原何治而得
獨無弼曰若承望上司誣陷賢良淫刑濫罰以逞非
理則平原之人戶可為黨相有死而已度遼將軍皇
甫規自以西川豪傑恥不得與獄乃自上言臣前薦
故大司農張奐是附黨也又臣昔論輸左校時太學
生張鳳等上書訟臣是為黨人所附也臣宜坐之朝
廷知之不問陳蕃上疏極諫帝諱其言切託以蕃辟
召非其人策免之朝廷震栗莫敢復為黨人言者賈
彪曰吾不西行大禍不解乃入洛陽說城門校尉竇
武尚書霍諝等使訟之武上疏曰陛下即位以來未

聞善政近者奸臣牢修造設黨議遂收前司隸校尉李膺等逮考連及數百人曠年拘錄事無效驗膺等誠陛下稷卨伊呂之佐虛爲奸臣賊子之所誣枉惟陛下留神澄省霍諝亦爲表請帝意稍解使中常侍王甫就獄訊黨人范滂等皆三木加囊頭（桎梏加於頭及首足也）暴於階下甫以次辯語曰卿等更相拔舉迭爲唇齒其害如何滂曰仲尼有言見善如不及見惡如探湯欲使善善同其清惡惡同其污爲王政之所願聞不悟更以爲黨古之修善自求多福今之修善身陷大戮身死之日願埋滂於首陽山側上不負皇天下

不愧夷齊甫愍然爲之改容乃得并解桎梏膺等又
引宦官子弟宦官懼請以天時宜赦天下改元黨人
二百餘人放歸田里書名三府禁錮終身名曰鉤黨
靈帝初蕃武共會朝堂蕃私謂武曰甫節等自先帝
時操弄國柄濁亂海內今不誅之後必難圖武深然
之蕃大喜以手推席而起會有日食之變蕃謂武曰
昔蕭望之困一石顯況今石顯數十輩乎可因日食
斥罷宦官以塞天變武乃白太后誅節等太后猶豫
未忍節名尚書劫使作詔板拜甫爲黃門令持節收
武等武不受詔執蕃送北寺獄殺之時張奐徵還節

以輿新至不知本謀爲制使輿率五營士討武甫將
千餘人出與輿合圍武武自殺梟首洛陽都亭收捕
宗親賓客姻屬悉誅之遷太后於南宮於是群小得
志士大夫皆喪氣蕃友朱震收蕃尸匿其子逸事覺
繫獄震受拷掠誓死不言逸由是得免武掾胡騰殯
斂武尸行喪亦坐禁錮武孫輔年二歲詐以爲己子
與令史張敞共匿之亦得免輿遷大司農深病爲節
等所賣固辭不受時青蛇見御座上大風雨雹詔公
卿言事輿上疏曰昔周公葬不如禮天乃動威今武
蕃忠貞未被明宥妖眚之來皆爲此也宜急改葬徙

還家屬皇太后雖居南宮而恩禮不接宜思大義顧
復之報上深嘉其言而爲宦者所制不得從李膺等
雖廢錮天下士大夫皆高尚其道而污穢朝廷希之
者惟恐不及更相標榜爲之稱號以竇武陳蕃劉淑
爲三君君者言一世之所宗也李膺荀昱杜密王暢
劉祐魏朗趙典朱寓爲八俊俊者言人之英也郭泰
范滂尹勳巴肅宗慈夏馥蔡衍羊陟爲八顧顧者言
能以德行引人者也張儉翟超岑晊范康劉表陳翔
孔昱檀敷爲八及及者言能導引也人追宗仰也者也度
尚張邈王孝劉儒胡毌音貫班秦周蕃嚮王章爲八廚

廚者言能以財救人者也及陳竇誅宦官疾惡膺等每下詔輙申黨人之禁侯覽怨張儉尤甚蓋儉嘗爲山陽督郵覽家在防東殘暴百姓大起塋冢儉舉奏破其塚宅籍沒資財也覽鄉人朱并素佞邪爲儉所棄承覽意旨上書告儉與同鄉二十四人別相署號共爲部黨圖危社稷而儉爲之魁詔刊章捕儉等曹節因此諷有司奏鉤黨故司空虞放及李膺杜密朱寓荀昱翟超劉儒范滂等請下州郡考治是時上年十四問節等曰何以爲鉤黨對曰鉤黨者即黨人也上曰何用爲惡而欲誅之對曰相舉群輩欲爲不軌

上曰不軌欲如何對曰欲圖社稷上乃可其奏或謂李膺曰可去矣對曰事不辭難罪不逃刑臣之節也吾年已六十死生有命去將安之乃詣詔獄拷死門生故吏并被禁錮侍御史景毅子顧爲膺門徒未有録牒不及於譴毅慨然曰本謂膺賢遣子師之豈可以漏脫名籍苟安而已遂自表免歸汝南都尉吳道受詔捕范滂至征羌縣抱詔書閉傳舍伏床而泣一縣不知所爲滂聞之曰必爲我也即自詣獄縣令郭揖大驚出解印綬引與俱亡曰天下大矣子何爲在此滂曰滂死則禍塞何敢以罪累君又令老母流離

手其母就與之訣曰汝今與李杜齊名死亦何恨既有令名復求壽考可兼得乎滂跪受教再拜辭顧其子曰吾欲使汝為惡則惡不可為使汝為善則我不為惡行路聞之莫不流涕張儉亡命困迫望門投止莫不重其名行破家相容後流轉東萊止李篤家外黃令毛欽操兵到門篤引欽就席曰張儉負罪豈得藏之若審在此此人名士明廷宜執之乎欽曰蘧伯玉恥獨為君子足下如何專取仁義篤曰今欲分之明廷載半去矣欽歎息而去篤導儉出塞其所經歷伏重誅者以十數連引收考者布遍天下宗親并皆

殄滅郡縣為之殘破儉嘗投魯國孔襃不遇襃弟融
年十八匿之事泄儉亡走國相收襃融送獄未知所
坐融曰保納舍藏者融也當坐襃曰彼來求我非弟
之過也吏問其母母曰家事任長妾當其辜一門爭
死郡縣疑不能決乃上讞之詔竟坐襃及黨禁解儉
還鄉後為衛尉卒年八十四夏馥聞張儉亡命歎曰
孽自己作空污良善一人逃死禍及萬家何以生為
乃自翦鬚變形入林慮山中隱姓名為治家傭人無
知者黨禁未解而卒袁閎少有操行以耕為業見時
方險亂而家門富盛常對兄弟歎曰吾先人福祚後

世不能以德守之而競為驕奢與亂世爭權此則晉之三部矣及黨事起閎欲投跡深林以母老不忍去乃築土室四周於庭不為戶自牖納飲食母思閎時往就視母去便自掩閉兄弟妻子莫得見也潛身十八年卒於土室初范滂等非訐朝政自公卿以下皆折節下之太學生爭慕其風以為文學將興處士復用申屠蟠獨歎曰昔戰國之世處士橫議列國之王至為擁篲先驅卒有坑儒燒書之禍今之謂矣乃絕迹於梁碭之間因樹為屋自同傭人二年滂等果罹黨錮之禍惟蟠超然免於評論郭泰聞黨人之死私

爲之慟曰詩云人之云亡邦國殄瘁漢室滅矣但未
知瞻烏爰止于誰之屋爾恭雖好臧否人物而不爲
危言激論故能處濁世而怨禍不及先是中常侍張
讓父死歸葬潁川雖一郡畢至而名士無往者讓耻
之陳寔獨吊焉及誅黨人讓以是故多所全宥凡黨
人死者百餘人妻子皆徙邊天下豪傑及儒學有行
義者一切指爲黨人其徙死廢禁者又六七百人是
時朝議以州郡相黨人情比周乃制婚姻之家不得
對相監臨行三互法不得交好爲官靈帝五年永昌太守曹
鸞上書曰夫黨人者或耆年淵德或衣冠英賢皆宜

股肱王室左右大猷者也而久被禁錮辱在塗炭灾異水旱皆由此於斯帝省奏大怒即詔收鸞下獄掠殺之於是詔州郡更考黨人門生故吏父子兄弟在位者免官禁錮爰及五屬中平元年黃巾賊張角反天下嚮應帝召羣臣會議北地太守皇甫嵩以為宜解黨禁上問中常侍呂彊對曰黨錮之積人情怨憤若不赦宥轉與張角合謀為變滋大帝懼而從之乃赦天下黨人還諸徙者

唐牛李黨 奇章公牛僧孺 贊皇伯李德裕

唐憲宗時李吉甫為相多修舊怨善逢迎上意相業無可稱者吉甫殁後牛僧孺李宗閔對策譏斥吉甫相業李德裕吉甫子也嘗恨之宗閔又與翰林學士元稹爭進取有隙時楊汝士錢徽掌貢擧西川節度使段文昌翰林學士李紳以書屬所善進士及揚出皆不預而鄭覃弟朗裴度子譔宗閔壻蘇巢汝士弟殷士及第文昌言於上曰今歲禮部殊不公所取皆以關節得之上以問諸學士德裕稹紳皆以為然乃命覆試黜朗等十人而貶徽等或勸徽奏二人屬書

徽曰苟無愧心得喪一致奏人私書豈士君子所為耶取而焚之時人多之自是德裕宗閔各分朋黨更相傾軋當是時牛僧孺與李德裕皆有相望僧孺為同平章事德裕出為浙西觀察使八年不遷以為李逢吉排己引僧孺為相牛李之怨因此愈深敬宗二年裴度薦德裕以為相會宗閔有宦官之助遂為同平章事以德裕為兵部侍郎宗閔惡德裕逼已出之滑州其後宗閔引薦僧孺為相二人相與排擯德裕之黨稍稍逐之德裕為西川節制使奏吐蕃維州副使悉怛謀請降入據其城且奏其狀事下尚書省集

百官議皆請如德裕策僧孺曰比來修好約罷戍兵
中國禦戎守信爲上上以爲然詔德裕以其城歸吐
蕃執悉怛謀及所與偕來者悉歸之吐蕃盡誅之於
境上極慘酷德裕怨僧孺益深西川監軍王踐言入
知樞密數爲上言縛送悉怛謀非計也上亦悔之尤
僧孺失策附德裕者因言僧孺與德裕有隙害其功
上益疎之僧孺内不自安上御延英謂宰相曰天下
何時當太平卿等亦有意此乎僧孺對曰太平無象
今四夷不至交侵百姓不至流散雖非至理亦謂小
康陛下若别求太平非臣等所及退謂同列曰主上

責望如此吾曹豈得久居此地乎屢表請罷充淮南
節度使德裕還自西川上注意甚厚朝夕且爲相宗
閔百方沮之不得深以爲憂京兆尹杜悰謂曰德裕
有文學而不由科第常用此爲嫌若使之知舉則可
以平宿憾矣宗閔曰更思其次悰曰不則用爲御史
大夫宗閔曰可矣悰乃詣德裕告之德裕驚喜泣下
寄謝重沓宗閔復與給事中楊虞卿謀之事遂中止
後德裕入相上與之論朋黨事德裕因得以排其所
不悅者時虞卿與從兄中書舍人汝士等善交結依
附權要上聞而惡之故他日上復言及朋黨宗閔曰

臣素知之故虞卿輩臣皆不與美官德裕曰給事非美官而何宗閔失色宗閔惡鄭覃在禁中數言事奏罷其侍講上從容謂宰相曰殷侑經術頗似鄭覃宗閔對曰覃侑經術誠可尚論議不足聽德裕曰覃侑議論他人不欲聞陛下欲聞之幸甚後旬日宣出除覃御史大夫宗閔謂樞密副使崔潭峻曰事皆宣出安用中書潭峻曰八年天子聽其自行事亦可矣宗閔愀然而止上欲以李仲言爲諫官置之翰林德裕曰不可上曰李逢吉薦之朕不欲食言對曰逢吉身爲宰相乃薦奸邪亦誤國罪人也上曰然則別除一

官對曰亦不可上顧王涯涯曰可德裕揮手止之上
回顧適見色殊不懌而罷内勑出德裕充山南西道
節度使德裕見上自陳請留京師乃以德裕爲兵部
尚書宗閔言德裕制命已行不宜自便復以德裕爲
鎮海節度使德裕宗閔之黨互相擠援上患之每歎
曰去河北賊易去朝中朋黨難德裕既出是日以仲
言爲侍讀給事中高詠鄭肅韓佽諫議大夫郭承嘏
中書舍人權璩等爭之不能得是時李訓鄭注因宦
官王守澄得幸於上所言無不從信寵日隆平生纖
恩駸怨無不報者黜宗閔爲明州刺史所惡朝士皆

指目為二李黨貶逐無虛日班列殆空武宗時德裕
更秉政好徇愛憎人多怨之左右言其太專上亦不
悅給事中韋弘質上疏言德裕權重德裕奏曰弘質
受人教導乃貶弘質官衆怨愈甚宣宗素惡德裕之
專即位之日德裕奉冊既罷謂左右曰適近我者太
尉耶（德裕時官太尉）每顧我毛髮灑淅不久充荊南節度使
德裕執政時引白敏中為翰林學士及德裕失勢敏
中乘上下之怒竭力排之凡德裕所薄者皆不次用
之令狐綯崔鉉皆素仇使黨人李咸斥德裕陰事貶
德裕為潮州司馬嘗有薦丁柔立清直者德裕不能

用至是爲右補闕上疏訟德裕寃坐阿附貶再貶德
裕爲崖州司戶而卒德裕既殁見夢令狐綯曰公幸
哀我使得歸葬綯語其子滈滈曰執政皆其憾可乎
既夕又夢綯懼曰衛公精爽可畏不言禍將及白于
帝得以喪還先是德裕言於上曰致理之要在於辨
羣臣邪正二者勢不相容正人指邪人爲邪邪人亦
指正人爲邪人主辨之甚難臣以爲正人如松栢特
立不倚邪人如藤蘿非附他物不能自起故正人一
心事君而邪人競爲朋黨先帝深知朋黨之患然所
用卒皆朋黨之人良由執心不定故奸邪得乘間而

入也德裕自爲朋黨而欲破朋黨此以燕伐燕也范氏祖禹譏之懿宗時拾遺劉業言德裕父子爲相有聲迹竄逐以來血屬將盡宜賜哀憫贈一官上從之追復德裕官贈左僕射

附二王黨

牛李黨前有二王黨唐末葉有白馬黨禍而無邪正之暇論則不爲別立條目附牛李黨下然二王年代在牛李前則人或譏錯亂而是亦寓不易之正論覽是書會之否耶

唐德宗時翰林待詔王伾善書山陰王叔文善碁俱

出入東宮娛侍太子太子甞與諸侍讀論及宮市事先是宦者為宮市使多為害於民間曰寡人方欲極言之衆皆稱贊獨叔文無言既退太子自留叔文謂曰向者君獨無言豈有意耶叔文曰太子職當侍膳問安不宜言外事陛下在位久如疑太子收人心何以自解太子泣曰非先生寡人何以知此遂大愛幸叔文詭譎多詐與伾相依附叔文因為太子言某可為相某可為將幸異日用之密結翰林學士韋執誼陸淳呂溫李景儉韓曄韓泰陳諫柳宗元劉禹錫等定為死友而凌準程异等又因其黨以進日與遊處蹤跡詭秘莫有知

其端者德宗崩太子即位順宗失音不能決事常居深宮施簾帷獨宦官李忠言昭容牛氏侍左右百官奏事自帷中可其奏叔文專國政首引執誼爲同平章事已用事於内相與唱和大抵訏事叔文依伾伾依忠言忠言依牛昭容轉相交結每事先下翰林使叔文可否然後宣於中書執誼承而行之時伾爲左散騎常侍叔文爲起居舍人也外黨則泰宗元禹錫等主采聽外事謀議倡和日夜汲汲如狂互相推奬曰伊曰周曰管曰葛僴然自得謂天下無人榮辱進退生於造次惟其所欲不拘程式其門晝夜車馬如市

士大夫畏之道路以目叔文與其黨謀得國賦在手
則可以結諸用事人取軍士心以固其權先令杜佑
爲度支等使主其名而自除副以專之叔文不以簿
書爲意日夜與其黨屏人竊語人莫測其所爲叔文
之黨多爲御史中丞武元衡薄之禹錫求爲山陵儀
仗使判官不許叔文乃使其黨誘元衡以權利不從
由是左遷爲左庶子元衡平一之孫也侍御史竇群
奏禹錫挾邪亂政不宜在朝又嘗謂叔文曰去歲李
實怙恩挾貴氣蓋一時公當此時逡巡路傍乃江南
一吏耳今公一朝復居此地安知路傍無如公者乎

其黨欲逐之執誼以群素乏彊直名止之時帝有疾以廣陵王淳為太子百官覩太子儀表大喜相賀有感泣者而叔文獨有懼色常吟杜甫詩出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之句因歔欷流涕聞者咸笑之先是杜黃裳為裴延齡所惡滯臺閣十年不遷及其壻執誼為相始遷太常卿黃裳勸執誼帥群臣請太子監國執誼驚曰丈人甫得一官奈何啓口議禁中事黃裳勃然曰黃裳受恩三朝豈得以一官相買乎拂衣起出至是執誼恐太子不悅故以陸質(即淳避太子名改之)侍讀使潛伺太子意且解之太子怒曰陛下令

先生爲寡人講經義耳何爲預他事質懼而出宰相
賈耽以叔文黨用事惡之稱疾不出故事丞相方食
百僚無敢謁見叔文至中書欲見執誼直省以舊事
告叔文怒叱之直省懼入白執誼慙赧起迎叔文就
閤語良久叔文索飯執誼遂與同食閤中杜佑高郢
心知不可而莫敢言鄭珣瑜獨歎曰吾豈可復居此
位顧左右取馬徑歸遂不起二相皆天下重望相次
歸卧叔文等益無所忌俱文珍等惡叔文專權以爲
戶部侍郎削去翰林之職叔文驚曰叔文日至此商
量公事若不得此院職事則無因而至矣王伾卽爲

疏請乃許三五日一入翰林叔文始懼羊士諤爲宣歙巡官以事至長安遇叔文用事公言其非叔文怒欲斬之執誼不可遂貶寧化尉執誼初爲叔文所引用深附之既得位欲掩其跡且迫於公議故時時爲異同輒使人謝叔文曰非敢負約乃欲曲成兄事耳叔文詬怒不之信遂成仇怨韋皐表請太子監國曰陛下哀毀成疾請權令太子親監庶政又上太子牋請奏聞叔文等過惡斥逐羣小使政出人主則四方獲安俄而荊南裴均河東嚴綬牋表繼至意與皐同而邪黨震懼叔文以母喪去位執誼益不用其言叔

文怒與其黨謀起復斬執誼而盡誅不附已者王伾日詣宦官及杜佑請起叔文為相總北軍坐翰林院䟽三上不報知事不濟忽呼曰伾中風矣遂轝歸不出順宗自稱太上皇傳位于太子是為憲宗貶伾開州司馬叔文渝州司戶伾尋病死貶所明年賜叔文死執誼自叔文敗亦失勢奄奄無氣聞人行聲輒惶悸失色遂貶為崖州司戶執誼性貪婪詭賊甞受人財求科第於從祖兄吏部侍郎夏卿不應乃探出懷中金以納夏卿袖夏卿驚曰吾與卿頼先人德致名位豈可自壞如此攞袖而去執誼大慚恨執誼每諱

言嶺南州縣名嘗詣職方觀圖至嶺南圖閉目不視
所坐堂北壁有崖州圖以為不祥甚惡之憚不能出
口果得崖州而死宗元後為柳州刺史而死禹錫亦
貶

永貞行

順宗病風且瘖不能視朝憲宗即位改元永貞韓愈
作永貞行具載其時事其所謂太皇即順宗小人謂
叔文元臣故老謂杜佑高郢鄭珣瑜等嗣皇謂憲宗
郎官荒郡意指劉禹錫坐叔文黨貶連州也愈貶潮
州方量移江陵而夢得字禹錫出為連州避逅荊蠻故

作是詩觀終篇之意可見其為夢得作也詩曰君不見太皇亮陰未出令小人乘時偷國柄北軍百萬虎與貔天子自將非他師一朝奪印付私黨懍懍朝士何能為狐鳴梟噪爭署置睗睒跳踉相嫵媚夜作詔書朝拜官超資越序曾無難公然白日受賄賂火齊磊落堆金盤元臣故老不敢言晝卧涕泣何汍瀾董賢三公誰復惜侯景九錫行可歎國家功高德且厚天位未許庸夫干嗣皇卓犖信英主文如太宗武高祖膺圖受禪登明堂共流幽州鯀死羽四門肅穆賢俊登數君匪親豈其朋郎官清要為世稱荒郡迫野

嗟可矜湖波連天日相騰蠻俗生梗瘴癘蒸江氣嶺
祲昏若䰟一蛇両頭見未曾恠鳥鳴唤令人憎蠱蟲
羣飛夜撲燈雄虺毒蟄墮股肱食中置藥肝心崩左
右使令詐難憑慎勿浪信常兢兢吾嘗同僚情可勝
具書目見非妄徵嗟爾既往宜為徵◯叔文之黨十
年不量移執政有憐其才欲漸用之者悉名至京師
諫官爭言其不可上亦惡之皆為遠州刺史宗元得
柳州禹錫得播州宗元曰播州非人所居而夢得親
在堂萬無母子俱往理欲請於朝以柳易播中丞裴
度亦以禹錫母老為上言上曰為人子者不自謹貽

親憂此則重可責也度曰陛下方侍太后恐禹錫在
所宜矜上良久乃曰朕所言以責為子者耳然不欲
傷其親心退謂左右曰裴度愛我終切禹錫得改連
州刺史未至斥朗州司馬州接夜郎諸夷風俗陋甚
家喜巫鬼每祠歌竹枝鼓吹裴回其聲傖儜禹錫謂
屈原居沅湘間作九歌使楚人以迎送神乃倚其聲
作竹枝詞十餘篇於是武陵夷俚悉歌之○禹錫久
落魄鬱鬱不自聊其吐辭多諷託幽遠作問大鈞謫
九年等賦數篇又叙張九齡為宰相建言放臣不宜
與善地悉徙五谿不毛地然九齡自內職出始安有

瘴癘之歎罷政事守荆州有拘囚之思身出遐陬一失意不能堪矧華人士族必致醜地然後快意哉議者以為開元良臣而卒無嗣豈忮心失恕陰責最大雖他美莫贖耶欲憾諷權近而憾不釋久之白還宰相欲任南省郎而禹錫作玄都觀看花君子詩語譏忿當路者不喜後由和州刺史入為主客郎中復作遊玄都詩且言始謫十年還京師道士植桃其盛若霞又十四年過之無復一存惟兎葵燕麥動搖春風耳以詆權近聞者益薄其行禹錫恃才而廢褊心不能無怨望年益晏偃蹇寡所合乃以文章自適素善

詩晩節尤精與白居易酬復頗多居易以詩自名者
推為詩豪又言其詩在處應有神物護持禹錫卒年
七十二始疾病自為子劉子傳稱漢景帝子勝封中
山子孫為中山人七代祖亮元魏冀州刺史遷洛陽
為北部都昌人墳墓在洛北山後其地𨻶不可依乃
葬滎陽檀山原德宗棄天下太子立時王叔文以善
奕得通籍因間言事頗久衆未知至起蘇州掾拜起
居舍人翰林學士陰薦丞相杜佑為度支鹽鐵轉運
使翊日為副貴震一時叔文北海人自言猛之後有
遠祖風東平呂溫隴西李景儉河東柳宗元以為信

然三子者皆與厚善日夕過言其能叔文實工言治道以口辯移人既得用所施為人不以為當太上久疾宰臣及用事不得對宮掖事秘建桓立順功歸貴臣由是及貶其自辨解大畧如此

白馬黨禍

唐昭宗時朱全忠後梁太祖以藩鎮赴難顓弄威福刼帝播遷至華州民夾道呼萬歲帝泣曰勿呼萬歲朕不復為汝主矣謂侍臣曰鄙語云紇干山頭凍殺雀何不飛去生處樂朕今漂泊不知落何所時全忠入朝帝延入寢室見何后后泣曰自今大家夫婦委身全

忠矣全忠忌帝有英氣思立幼君易謀禪代乃遣判官李振與蔣玄暉及朱友恭氏叔琮弑帝迎立輝王祚更名柷時年十三是為昭宣帝宫中恐懼不敢出聲哭全忠聞之陽驚哭自投於地曰奴輩負我令我受惡名於萬代赴哭梓宫殺友恭叔琮友恭臨刑大呼曰賣我以塞天下之謗如鬼神何初柳璨及第不四年為相性傾巧時天子左右皆全忠腹心璨曲意事之宰相獨孤損裴樞崔遠皆朝廷宿望意輕之璨以為憾張廷範本優人有寵於全忠奏以為太常卿樞曰廷範勳臣幸有方鎮何藉樂卿恐非元帥之旨

持之不下全忠聞之謂賓佐曰吾嘗以裴十四器識
真純不入浮薄之黨觀此議論本態露矣璨因此并
譖遠損於全忠故三人皆罷相時璨恃全忠之勢恣
弄威柄會彗星出西北長竟天占者曰君臣俱灾宜
誅殺以應之璨因疏其素所不快者於全忠曰此曹
皆怨望腹非宜以之塞灾異李振因言於全忠曰王
欲圖大事此曹皆朝廷之難制者也不若盡去之全
忠以為然貶損樞遠及陸扆王溥趙崇王贊等官有
差自餘或門冑高華或科第自進以名檢自處皆指
為浮薄貶之及朔日聚樞等三十餘人於白馬驛一

夕盡殺之投尸于河初振屢舉進士不中第故深嫉
搢紳之士言於全忠曰此輩嘗自謂清流宜投之黃
河使之濁流全忠笑而從之振自許至洛朝臣必有
竄逐者時人謂之鴟梟後璨為全忠謀禪代王殷趙
殷衡譖璨等與太后焚香為誓興復唐祚全忠信之
令殷等弒太后氏何殺璨玄暉廷範璨臨刑呼曰負國
賊柳璨死其宜矣史氏曰白馬之禍至今悲之余以
為樞不惜長安以與全忠乃惜一卿不與廷範不死
於昭宗之弒而死於廷範之事處身如此豈能為國
慮乎白馬之禍盖自取也

宋元祐諸黨 中附臺勘獄 同文館獄 詩案獄

宋神宗熙寧熙豐間王安石入相用事行新法安石執拗不曉事附己者進之不附己者斥之其黨呂惠卿從而讚之引進者皆誤國小人蔡確黃履邢恕章惇等諸孔壬相繼朋比司馬光等正人或廢或竄福州人鄭俠嘗從學安石時監安上門見民困新法飢民市麻糝麥麩為糜或掘草根木實以食或身被鎖械而負瓦揭木賣妻鬻子以償官俠畫圖為書發馬遞以聞神宗歎息罷十八事時久旱大雨七日早朝賀雨上出圖狀示宰執責之皆謝罪安石力求去薦惠

卿以代己命下之日京師大風雨土霾席逾寸俠又
上書言惠卿誤安石又言大臣奏以三路流民皆為
南北下各有田名曰燕子田若北旱則南南荒又北
此皆誣罔流移之民何人是南方有田者又言禁中
被甲登殿事執政以為謗訕編管汀州上問惠卿曰
俠小臣禁中密事自何聞之對曰馮京使王安國持
示耳蓋京議多矛盾於惠卿惠卿諂事安石為安國
所疾屢諷其兄故并中之上責京京曰臣與俠素不
相識乞追還俠對辨惠卿令舒亶追捕俠搜得名臣
諫疏有言新法事及親朋書尺悉按姓名治之獄成

編管英州京罷職安國放歸田里蘇軾憤安石行新
法屢上表又以事不便民者以詩托諷庶有益於國
中丞李定安石客也不服母喪軾以為不孝作詩詆
之定恨之至是與御史舒亶言軾怨謗侮慢陛下發
錢以本業民則曰贏得兒童語音好一年強半在城
中(支官錢也)陛下明法以課試羣吏則曰讀書萬卷不讀
律致君堯舜終無術陛下興水利則曰東海若知明
主意應教斥鹵變桑田陛下謹鹽禁則曰豈是聞韶
解忘味邇來三月食無鹽其他無非詆謗又軾自熙
寧以來作為文章怨謗君父交通戚里逮軾赴臺獄

定舒亶等雜治之且令多招名士欲置之死吳充申
救甚力帝亦憐之王安禮從容言曰軾以才自奮謂
爵祿可立取顧碌碌如此其心不能無觖望今一朝
致于理恐後世謂陛下不能容才帝曰朕固不深譴
也行為御貫之王珪復舉軾詠檜詩云根到九泉無
曲處世間惟有蟄龍知陛下龍飛御天而軾欲求地
下之蟄龍非不臣而何帝曰彼自詠檜耳何預朕事
軾遂得輕貶黃州團練使弟轍亦坐救軾而貶坐軾
詩案黜罰者張方平李清臣司馬光范鎮錢藻陳襄
劉頒李常孫覺曾鞏王汾劉摯黃庭堅戚秉道吳琯

盛橋王侁王筆王安禮周攽杜子方顔復及蔡確爲
相屢興羅織之獄搢紳士大夫重足而立富弼在洛
上言確小人不宜大用上不從及哲宗元祐間高皇
后垂簾召司馬光呂公著等立朝罷新法蘇軾劉贄
等歷數惠卿奸安置建州蘇軾草其制曰惠卿以斗
筲之才穿窬之智諂事宰相同陞廟堂樂禍貪功好
兵喜殺以聚斂爲仁義以法律爲詩書首建青苗次
行助役均輸之政自同商賈手實之禍下及鷄豚苛
可蠹國害民率皆攘臂稱首先皇帝求賢如不及從
善如轉圜始以帝堯之行姑試伯鯀終焉孔子之聖

不信寧予尚寬兩觀之誅薄示三苗之竄天下傳誦稱快爲時惠卿章惇等皆斥外言者論之不已范純仁言于太后曰録人之過不宜太甚乃詔前朝希合附會之人一無所聞惠卿稍安蔡確失勢日久遂懷怨望在安州嘗遊車盖亭賦詩十章其一云矯矯名臣郝甑山忠言直節上元間釣臺蕪没知何處歎息思公俯碧灣知漢陽軍吳處厚以爲謗訕且論其用郝處俊上元間諫高宗欲傳位武后事指斥東朝上之中書執政議置于法范純仁王存以爲不可文彥博欲貶確嶺嶠純仁謂呂大防曰此路自乾興以来

荆棘近七十年吾輩開之恐自不免乃安置確于新州確至新州未幾卒時熙豐舊臣争起私說以揺在位大防純仁尤畏之面諫于上曰朋黨難辨恐禍及善人欲稍引用其黨以平夙怨謂之調停劉安世斥純仁以黨確蘇轍亦斥其非上疏曰君子小人勢同氷炭同事必爭一爭之後君子必敗小人必勝此輩若返必戕害正人以快私忿願陛下勿爲流言所惑太后曰疑吾羣臣兼用邪正其言極有理調停之說遂已當是時程頤以崇政殿說書每進講色甚莊繼以諷諫然多用古禮蘇軾謂其不近人情深嫉之每

加玩侮及司馬光之卒也百官方有慶禮事畢欲往吊
頤不可曰子於是日哭則不歌或曰不言歌則不哭
軾曰此枉死市叔孫通制此禮也頤怨二人遂成隙
於是頤門人右司諫賈易左正言朱光庭等不能平
劾軾館職策問謗訕軾因乞補郡殿中侍御史呂陶
言臺諫當詢至公不可假借事權以報私隙遂置不
問於是御史中丞胡宗愈左諫議大夫孔文仲給事
中顧臨連章力詆頤不宜在經筵會帝患瘡疹不出
頤詣宰相問曰帝不御殿知不曰不知曰二聖臨朝
上不御殿太皇太后不當獨坐且上疾而宰相不知

可謂寒心翌日呂公著等以頤言奏遂詰問問疾帝不悅乃罷出管句西京國子監時公著獨當國群賢咸在朝不能不以類相從遂有洛黨蜀黨朔黨之語洛黨以頤為首而朱光庭賈易為輔蜀黨以蘇軾為首而呂陶等為輔朔黨以劉摯梁燾王巖叟劉安世為首而輔之者尤衆是時熙豐用事之臣退休散地怨入骨髓陰伺間隙而諸賢不悟各為黨比而相訾議惟呂大防秦人戇直無黨范祖禹師司馬光不立黨既而帝聞之以問胡宗愈宗愈對曰君子指小人為奸則小人指君子為黨陛下能擇中立之士而用

之則黨禍息矣因作君子無黨論以進時呂公著呂
大防范純仁孫固劉摯王存胡宗愈諸賢相繼登庸
同心戮力太后復盡心委之故元祐之治比隆嘉祐
而黨論方起純仁慮之會右諫議王覿以胡宗愈進
無黨論惡之因疏言宗愈不可執政太后大怒純仁
奏愽公著辨於簾前后意未解純仁曰朝臣本無黨
但善惡邪正各以類分彥愽公著皆屢朝舊人豈容
雷同因上昔先臣與韓琦富弼同慶曆柄任各舉所
知當時飛語指為朋黨三人相繼補外造論者相慶
一朝網打盡矣陛下宜鑑之因極言前世朋黨之禍

并錄歐陽脩朋黨論上之梁燾以引進人物爲意嘗
作薦賢錄具載姓名或曰公所植桃李棄時而發但
不向人開耳燾笑曰燾出入侍從致位執政八年之
間所薦用之不盡負愧多矣上咨訪人材燾奏陛下
當自知之但願識別邪正不牽左右好惡之言以移
聖意太皇太后崩哲宗親政復章惇呂惠卿等官奸
壬復進策進士于集英殿李清臣發策謂可則因否
則革其意盖紬元祐之政也蘇轍諫竟得罪紹述之論大
興國是遂非張商英在外十年憾元祐諸臣及是爲
右正言極力攻之上疏言神宗盛德大業跨絶今古

而司馬光呂公著劉摯呂大防援引朋儔敢行譏議
剪除陛下羽翼於內轉逐股肱於外天下之勢岌岌
殆矣今誅賞未正乞下禁省檢索前後章疏付臣等
看詳簽揭以上望陛下與大臣斟酌可否焉且論內
侍陳衍以搖宣仁后至比為呂武云章惇為相蔡卞
邢恕等一時布列朝著元祐宰執非追奪則竄謫御
史来之邵張商英等言司馬光叛道逆理典刑未正
鬼得以誅獨劉摯尚存實天以遺陛下於是三省言
大防摯轍燾純仁為臣不忠罪與光不異遂貶于嶺
南元豐之末黃履與蔡確章惇邢恕相結每確惇有

所嫌惡則使怨道風旨於履即排擊之時謂四凶至
是惇復用報復仇怨元祐正臣無一得免舍人林希
赴成都過闕惇欲使典書詔逞毒于元祐諸臣許以
執政希久不得志請甘心焉凡元祐名臣貶黜之制
希皆爲之極其醜詆至以老奸擅國等語陰斥宣仁
后一日草制罷擲筆於地曰壞名節矣章惇議遣呂
升卿等察訪嶺南將盡殺流人上曰朕遵祖宗遺意
未嘗殺戮大臣其釋勿治惇志不快於是有同文館
獄文及甫彥博子也及甫持喪在河陽邢恕在懷州
及甫以劉摯任中司日嘗彈罷其左司郞衡怨不已

以書抵怨曰及改月遂除畢禪參當外補入朝之計
未可必當塗猜疑於鷹揚者益深其徒實繁司馬昭
之心路人所知也又濟之以粉昆朋類錯立必欲以
眇躬為甘心快意之地可為寒心者紹聖末蔡確子
攸謂受旨於翰林學士蔡京且迎合大臣乃上書引
及甫為證訟劉摯等誣陷其父謀危社稷朝廷駭之
委京究問置獄於同文館遂逮及甫詰吏及甫稱鷹
揚謂其父彥博也當塗者謂劉摯也其徒寔繁者謂
梁燾王巖叟劉安世孫升韓川之類也司馬昭之心
路人所知者緣摯竄斥顧命宰相蔡確是時國勢甚

危疑摯有傾揺之心意在不測如司馬昭廢辱之事也粉昆朋類者粉謂王巖叟商白如粉昆謂梁燾字睨之以睨爲兄以兄爲昆也欲以眇躬爲甘心快意之地可爲寒心者眇躬謂主上摯旣懷無君之心有動揺不逞之意前已甘心於蔡確輩今欲快意於主上是欲以主上爲甘心快意之地有憂國之心者爲可寒心也問有何照據則曰先父屏人説来即無的確照據時劉摯王彦霖已物故然而其謀本出於蔡京故京猶乞上殿親寫劄爭論不已三省言蔡京奏摯等逆心則其一時黨附顯著之人同惡相濟豈得

無之如劉安世嘗論禁中雇乳母事謂陛下已親女
色又論不御經筵陛下已惑酒色誣罔聖躬形諸章
疏者果何心也今摯貶死廢及子孫而安世不問罪
罰殊科如此臣不知其說也詔安世移梅州安置初
京覬求執政故治同文館獄極意羅織元祐諸賢既
成而曾布忌京密言於帝曰蔡卞備位丞轄京不可
以同升遂止進承旨京布以此有隙卞京之弟王安
石之壻也惇卞恐元祐諸臣一旦復起日夜與邢恕
等謀且結內侍郝隨為助媒孽宣仁后嘗欲危帝之
事既貶王珪又起同文館獄帝頗惑之至是惇卞自

作詔書請廢宣仁為庶人皇太后方寢聞之遽起號泣謂帝曰吾日侍崇慶天日在上此語曷從出且帝必如此亦何有於我帝感悟取惇卞詔就燭焚之郝隨覘知之密語卞明日惇卞再具狀堅請施行帝怒曰卿等不欲朕入英宗廟乎抵其奏于地事得寢惇怨祖禹安世尤深必欲置諸死地諷京并陷二人以罪詔從之安世至賊所惇陰令殺陳衍使者前殺衍于崖州過梅脅安世使自裁使者不忍而止惇又擇土豪為轉運判官使殺之判官承意疾馳未至梅三十里嘔血而死安世獲免中丞安惇請看詳元祐訴理事由

是重得罪者八百三十家士大夫或千里會逮天下
怨疾有二蔡二惇之謡徽宗即位復純仁等官純仁
時在永州遣中使賜以茶藥諭之曰皇帝在藩邸太
皇太后在宮中知公先朝言事忠直今虛相位以待
不知目疾如何用何人醫之純仁頓首謝在道拜觀
文殿學士制詞有曰豈惟尊德尚齒昭示寵優庶幾
鯁論嘉謨日聞忠告純仁聞制泣曰上果用我矣死
有餘責帝又遣中使促入覲純仁乞歸帝不得已許
之每見輔臣問安否且曰范純仁得一識面足矣蘇
軾復提擧玉局觀未幾卒于常州軾與弟轍師父洵

為文如行雲流水初無定質雖嬉笑怒罵之辭皆可
書而誦之忠規讜論挺挺大節為小人忌惡不得久
居位蔡卞專託紹述之說上欺天子下脅同列章惇
雖巨奸然猶在其術中惇輕率不思而卞深阻寡言
議論之際惇毅然主持卞或噤不啓齒一時論者以
為惇跡易明卞心難見至是龔夬論惇卞之惡以為
昔丁謂當國號為姦邪不過陷一寇準而已及惇則
故老元輔侍從臺省凡天下所謂賢者一日之間布
滿嶺海自有宋以來未之聞也蓋其立造無根之語
文致悖逆之罪俾其朽骨銜冤于地下子孫禁錮于

炎荒忠臣義士憤悶而不敢言海內之人得以歸怨
先帝其罪如此尚何俟而不正典刑哉卞事上不忠
懷奸深阻允惇所為皆卞發之為力居多望采之至
公昭示譴黜未報而臺諫論之不已遂分司池州詔
追復元祐宰執文彥博王珪司馬光呂公著呂大防
劉摯等三十三人官從韓忠彥之言也曾布初附章
惇允惇所為多布所建白及不得同省始與惇異既
拜相其弟翰林學士曾肇言于布曰兄方得君當引
善人翊正道以杜惇卞復起之萌而數月以來端人
吉士繼跡去朝所進者皆前事惇卞者一旦勢異今

日必首引之以爲固位計思之可爲痛哭異時惇卞
縱未至一蔡京足以兼二人可不深慮乎布不能從
詔改元建中靖國時議以元祐紹聖均有所失欲以
大公至正消釋朋黨由是邪正雜進曾布又密陳紹
述之說帝不能決以問給事中徐勣對曰聖意得非
欲兩存乎天下之事有是與非朝廷之人有忠與佞
若不考其實姑務兩存臣未見其可也右正言任伯
雨論章惇久竊國柄迷國罔上毒流搢紳乘先帝變
故倉卒輙逞異志若貸而不誅則天下大義不明大
法不立矣臣聞北使言去年遼主方食聞中國黜惇

赦著而起稱善者再謂南朝錯用此人北使又問何
為只若是行遣以此觀之不獨孟子所謂國人皆曰
可殺雖蠻貊之邦莫不以為可殺也章八上未報臺
諫陳瓘等復極論之遂貶雷州先是蘇轍謫雷州不
許占官舍遂僦民屋惇又以彊奪民居下州追民究
治以僦券甚明乃止惇至問舍于民民曰前蘇公來
為章丞相幾破我家今不可也後徙睦州卒供奉官
童貫性巧媚善策人主微意先事順承以故得幸及
詣三吳訪書畫奇巧留抗月餘蔡京與之遊不舍晝
夜貫附語言論奏由是帝屬意用京左階道錄徐知

常以符水出入元符皇后所太學博士范致虛與之
厚因薦京才可相知常入宮言之由是宮妾宦官衆
口一詞譽京會韓忠彥子琦與曾布交惡布謀引京自
助復京爲翰林學士復蔡卞邢恕呂嘉問安惇蹇序
辰等官復追貶元祐黨籍司馬光等四十四人官詔
元祐并元符末今來責降人除韓忠彥曾任宰相安
燾曾任執政王覿豐稷見任侍從官外蘇轍范純禮
劉奉世等凡五十七人并令三省籍記不得與在京
差遣又詔司馬光等二十一人子弟毋得官京師陸
佃與會布比而持論近恕每欲參用元祐人材尤惡

奔競嘗曰人才無大相遠當以資歷序進少緩之則士知自重矣又曰今天下之勢如人大病向愈當以藥餌補養之須其安平苟為輕事改作是使之騎射也會御史更懲元祐餘黨佃言于帝曰不宜窮治乃下詔云元祐諸臣各已削秩自今無所復聞言者亦勿輙言揭之朝堂言者用是論佃名在黨籍不欲窮治正恐自及耳遂罷知亳州卒蔡京起於逐臣一旦得志天下拭目所為而京陰託紹述之柄箝制天子用熙寧條例司故事即都省置講議司自爲提舉講議熈豐已行法度而法制屢變無常矣京素與屯田

員外郎孫譪善譪嘗曰蔡子貴人也然才不勝德恐

貽天下憂及是京謂之曰我若用於天子願助我譪

曰公誠能謹守祖宗之法以正論輔人主示節儉以

先百吏而絶口不言兵天下幸甚京默然趙挺之名

試館職也蘇軾言其聚斂小人學行無取豈堪此選

挺之甚銜之既拜中丞遂與曾布比黨建議紹述排

擊元祐諸賢蔡京籍元祐及元符末宰執司馬光等

侍從蘇軾等文臣程頤等武臣王獻可等宦者張士

良等百二十人爲奸黨請帝書之遂刻石于端禮門

名曰黨人碑京等復請下詔籍元符末日食求言章

疏及熙寧紹聖之政者付中書定為正上正中正下三等邪上邪中邪下三等於是鍾世美以下四十一人為正等悉加旌擢鄧考甫以下五百餘人為邪等降責有差又詔降責人不得同州居住學術政事并勿用尋又詔黨人子弟毋得擅到闕下毀司馬光呂公著呂大防范純仁劉摯范百祿梁燾鄭雍趙瞻王巖叟凡十人景靈宮繪像又詔毀范祖禹唐鑑蘇洵蘇軾蘇轍黃庭堅秦觀文集須蔡京所書元祐姦黨碑刻石于州縣令監司長吏廳皆刻石有長安石工安民當鐫字辭曰民愚人固不知立碑之意但如司

馬相公者海內稱其正直今謂之姦邪民不忍刻也府官怒欲加之罪民泣曰被役不敢辭乞免鐫安民二字于石末恐得罪後世聞者愧之圖熈寧元豐功臣於顯謨閣賜辟雍殿名曰大成以王安石配享孔子位次孟子重定元祐元符黨人刻石于朝堂通三百人後帝以星變避殿求直言劉逵請帝碎元祐黨碑寬上書邪籍之禁帝從之夜半遣黃門毀石刻翌日蔡京見之厲聲曰石可毀名不可滅也尋以太白晝見除黨人一切之禁崇寧以來左降者無問存没稍復其官盡還諸徙者中書言福建印造司馬光等

文集詔令毀板凡舉人傳習元祐學術者以違制論
尋又曰蘇軾黃庭堅等獲罪宗廟義不戴天片文隻
字并令焚毀勿存違者以大不恭論欽宗即位罷王
安石配享孔子除元祐黨籍學術之禁追封范仲淹
魏國公贈司馬光太師右正言崔鶠上疏曰數十年
来王公卿相皆自蔡京出更持政柄無一人立異無
一人害己者此京之本謀也馮澥近入章曰士無異
論太學之盛也澥尚敢為此姦言乎王安石除異己
之人著三經之說以取士天下靡然雷同陵夷至於
大亂此無異論之效也京又以學校之法馭士人如

軍法之馭卒伍一有異論累及學宮若蘇軾黃庭堅之文范鎮沈括之雜説悉以嚴刑重賞禁其収藏其苛錮多士固已密矣而灘猶以爲太學之盛歎同不已甚辛原京與灘罪乃天地否泰所繫國家治亂攸分不可忽也仁宗英宗選敦直之士以遺子孫安石目爲流俗一切逐去司馬光復起而用之元祐之治天下安於泰山章惇蔡京倡爲紹述之論以欺人主紹述一道德而天下一於諂佞紹述同風俗而天下同於欺同紹述理財而公私竭困矣紹述造士而人材衰弊矣紹述開邊而塞塵犯闕矣元符應詔上書者數

千人京遣腹心考定之同己爲正異己爲邪瀰與京
同者也故列於正京之術破壞天下于茲極矣尚忍
使其餘蠹破壞耶京奸邪之計大類王莽而朋黨之
衆則又過之願斬之以謝天下後竄京于儋州行至
潭州死京天資凶譎舞智御人竭四海九州之力以
自奉帝亦知其奸且擇京不合者執政以抳之京每
朝將退輒入見祈哀蒲伏叩頭無復廉恥見利忘義
至于兄弟父子自爲冦越暮年卽家爲府營進之徒
集門輸貨僮隷皆得美官棄紀綱法度爲虛器根株
連結牢不可破卒致宗社之禍至是分竄其子孫二

十三人行遠地遇赦不許量移詔下十日京死年八十雖以謫死人猶以不及正刑以謝天下為恨竄蔡攸于雷州童貫于吉陽軍尋伏誅當蔡氏全盛時有士人夜遊被酒遇闕墻闌入園中花木繁茂經街交錯望紅燈閃閃而来驚匿小亭有穴氈覆啓而窺之壯士伏其中見士人乃驚奔而去士人就隱焉已而燭漸近乃婦人數十餘靚粧麗服俄趨亭上舉氈見生驚曰不是不是又一婦熟視曰也得也得執其手以行生不敢問引入洞房曲室羣飲交懽五鼓乃散士人憊倦不能行羣婦以巨篋舁而縋之墻外比曉

匍匐而歸跡其所遇乃蔡太師花園也京旣南遷中
路有旨取所寵姬慕容邢武者三人以金人指名來
索也京作詩以別云爲愛桃花三樹紅年年歲歲惹
春風如今去逐他人手誰復尊前念老翁至潭州作
詞云八十一年住世四千里外無家如今流落向天
涯夢到瑤池闕下玉殿五回命相彤庭幾度宣麻止
貪此戀榮華便有如今事也京之父準葬臨平山山
爲駝形術家謂負重乃行遂作塔山頂以浙江爲帶
水秦望爲案山何其雄也富貴旣極一朝顚覆幾于
滅族俗師風水之說安足憑也京初登第爲錢塘縣

尉巡捕至湯村薄晩休舍有道人狀貌甚偉來見京平日喜接方士亟延與語飮之酒而去明日宿他所復見之又明日泊近村道人復至飮酒盡數三斗懇曰夜不能歸願托宿可乎京始猶不可其請至再不得已許之且同榻命京居外已處其內戒曰夜有相尋覓者幸勿言京意其奸盜亡命將有捕者身爲尉者固難匿之然無可奈何展轉至三更目不交睫聞舍外人聲俄頃漸衆遂排戶入曰車四元在此欲就床擒之或曰恐并損床外人帝必怒吾屬且得罪京大怒起坐呼從吏無一應者道人安寢自如撼之不

動外人云又被渠悶了十年可惜可惜咨嗟良久聞室内如揭竹紙數萬番之聲雞鳴乃寂呼從者始應問所見皆不知道人矍然興謝曰某乃東四元賴公脫此大厄又可活一甲子已度世第三次矣公當貴極人爵吾以是得免如其不然與公皆死矣念無以爲報吾有藥能化鐵爲銅銅爲銀銀又爲金公欲之乎京拒不受強語乾汞之術曰他日有急當用之天且明别去後不復見京惟以其說傳中子脩京死脩家窶廣西以其術致富

南渡黨議

孝宗嘗宴輔臣于玉津園帝謂葉衡等曰朝廷人止論其賢否如何不可有黨如唐之牛李其黨相攻四十年不解皆緣主聽不明所以至此文宗乃言去河北賊易去朝中朋黨難朕常笑之為人主者但公是公非何緣有黨又曰近來士大夫好倡為清議此語一出切恐相師成風使以趨事赴功者為猥俗而鐫激沽譽者為清高騷騷不已如東漢激成黨錮之風深害治體豈可不戒卿等宜書諸紳孝宗九年朱熹提點江西刑獄行部至台知州唐仲友為其民所訟熹按得其實而仲友與王淮同里且為姻家已除江

西提刑未行而熹論之淮匿其章不以聞熹論益力淮不得已奪仲友新命以授熹熹辭不拜乞奉祠淮以仲友故怨熹熹欲沮之於是吏部尚書鄭丙上疏言近世士大夫有所謂道學者欺世盜名不宜信用帝已惑其說淮又以太府丞陳賈為監察御史賈面對論曰邪正之辨誠與偽而已矣表裡相副是之謂誠言行相違是之謂偽臣伏見近世士大夫有所謂道學者其說以謹獨為能以踐履為高以正心誠意克己復禮為事若此之類皆學者之所共學也而乃謂己獨能之夷考其行又大不然不幾于假其名以

濟其僞者卽臣願陛下明詔中外痛革此習庶幾多
士靡然向風言行表裡一出於正無或肆僞詭異以
干治體實宗社無疆之福蓋指熹也帝然之由是道
學之名貽禍於世後直學士院尤袤以程氏之學爲
陳賈所攻言於帝曰道學者堯舜所以帝禹湯文武
所以王周公孔孟所以設教近立此名詆訾士君子
故臨財不苟得所謂廉介安貧守分所謂恬退擇言
顧行所謂踐履行己有恥所謂名節皆目之爲道學
此名一立賢人君子欲自見於世一舉且入其中此
豈盛世所宜有願徇名責實聽言觀行庶不壞於疑

似帝曰道學豈不美之名正恐假托爲姦眞僞相亂

耳王淮爲相能盡心事上惟以唐仲友故力攻道學

貽來世之害君子惜之至是罷相周必大薦朱熹爲

江西提刑入奏事或要於路曰正心誠意之論上所

厭聞愼勿復言熹曰吾平生所學惟此四字豈可隱

默以欺吾君乎及入對首言陛下居虛明應物之地

而天理有所未純人欲有所未盡是以爲善不能充

其量除惡不能去其根願自今以往一念之發必察

夫天理人欲果天理也則敬以充之而不使少有壅

滯果人欲也則堅以遏之而不使少有凝滯推以至

於言語動靜之間用人處事之際無不以是裁之則
聖心洞澈而天下之事將惟陛下所欲爲無不如志
矣帝曰久不見卿今當處卿淸要不復以州縣爲煩
也除兵部郎官熹以足疾乞祠兵部侍郎林栗與熹
論易西銘不合遂劾熹本無學術徒竊張載程頤之
緖餘爲浮誕宗主爲之道學妄自推尊所至輙携門
生十數人習爲春秋戰國之態妄希孔孟歷聘之風
繩以治世之法則亂人之首也今采其虛名俾寘朝
列而熹聞命遷延道途門生迭爲游說政府許以風
聞然後入門旣經陛對得旨除郎輙懷不滿傲睨累

日不肯供職是豈張載程頤之學教之然也望將熹
停罷以為事君無禮者戒帝謂栗言過當大臣畏栗
之强莫敢深論侍御史胡晉臣劾栗喜同惡異乃黜
栗而熹亦除直寶文閣奉祀而去光宗即位元年侍
御史劉光祖入對言曰近世之是非不明則邪正互
攻公論不立則私情交起此實為國家之禍福社稷
之存亡甚可畏也本朝士大夫學術最為近古初非
有强國之術而國勢尊安根本深厚不幸而壞於凞
豐之邪說至紹聖元符之際群兇得志絶滅綱常崇
觀而下尚復何言臣始至時聞有譏貶道學之說而

實未覩朋黨之分遠臣復來則朋黨已成而忠諫者
獲罪矣夫以忠諫爲罪則去絕聖衆何哉今往往以
推忠之言謂爲沽名之擧至於潔身以退亦曰憤懟
而然欲激怒於至尊必加之以訐訕臣欲息將來之
禍故不憚反覆以陳伏乞聖恩豁然永爲皇極之主
使是非由此而定邪正由此而別道學之譏由此而
消朋黨之跡由此而泯和平之福由此而集則生靈
之幸社稷之福也不然相激相勝展轉反覆爲禍無
窮臣實未知稅駕之所帝下其章讀者至於流涕何
澹見之數夕恍惚無措是年廷試擧人婺州進士王

介策言今之所謂道學者即世之君子正士也君子
正士之名不可逐故設為此名一網而去之聖明在
上而天下以道學為諱將何以立國哉帝嘉歎擢為
第三仍此道學之譏小沮初孝宗傳位于皇太子是
為光宗尊帝孝宗為至尊壽皇帝退處重華宮光宗欲
誅宦官近侍皆懼遂謀離間三宮帝疑之不能自解
會帝得心疾壽皇購得良藥欲因帝至宮授之宦者
遂訴于皇后曰太上合藥一大丸俟宮車過即投藥
萬一有不虞其奈宗社何后心銜之須之內宴后請
立嘉王擴為太子

謂壽皇有廢立意帝惑之遂不朝壽皇后又以黃貴
妃有寵因帝祭太廟宿于齋宫后殺貴妃以暴疾聞
翌日合祭天地風雨大作黃壇燭滅不能成禮而罷
帝旣聞貴妃卒又值此變震懼增疾遂不視朝政事
多決于后后益驕恣壽皇聞帝疾亟徃南内視之且
責后后怨逾深後帝疾瘳猶不朝重華宫皇后沮之
也羣臣屢諫不從吏部尚書趙汝愚入對徃復規諫
帝悟乃朝重華宫皇后繼至從容竟日而還都人大
悅汝愚與御史汪義端有隙上言高宗聖訓不用宗
室爲宰執汝愚楚王元佐七世孫不宜用之汝愚亦

力辭不許命當制學士申諭上意而黜義端汝愚拜
命帝久不朝壽皇給事中謝深甫力諫帝感悟命駕
往朝皇后挽帝衣入曰天寒官家且飲酒帝復稱疾
不朝及壽皇崩內侍訃于宰執私第趙汝愚以聞請
帝詣宮成禮帝許之至日昃不出汝愚與留正議請
壽皇太后垂簾主喪事不許正等奏臣等連造南內
慶請不得報喪不可以無主祝文稱孝子嗣皇帝宰
臣不敢代行太后壽皇之母請攝行祭禮許之留正
請建嘉王爲太子趙汝愚謀以太皇太后旨禪位嘉
王正謂建儲詔未下而遽及此它日必難處與汝愚

異遂以肩輿五更逃去正旣去人心益擾會帝臨朝忽仆于地汝愚憂懼不知所出與葉適等謀白内禪意於太后乃與知閤門事韓侂胄定計侂胄琦五世孫吳太后妹之子嘉王妃季父也奉嘉王卽帝位尊帝爲太上皇是爲寧宗侂胄欲推定策功汝愚曰吾宗臣汝外戚也何可以言功侂胄大失望然以傳導詔旨浸見親幸時乘間竊弄威福知臨安府徐誼告汝愚曰異時必爲國患宜飽其欲而遠之不聽汝愚欲推國子司業葉適之功適辭曰國危效忠職也適何功之有及聞侂胄觖望適言于汝愚曰侂胄所望不

過節鉞宜與之不從適歎曰禍自此始矣侂胄浸謀
預政留正使吏諭曰此非知閤日往來之地侂胄怒
而退忽内批罷正政蓋侂胄間之也汝愚為相倚留
正共事怒侂胄不以告及來謁因不見之侂胄慙忿
羅點謂汝愚曰公誤矣汝愚悟乃見侂胄終不懌侂
胄請内批以謝深甫為御史中丞楊大法為殿中侍
御史劉德秀為監察御史由是言路皆侂胄之黨排
斥正士朱熹憂其害政每因進對為帝切言之熹復
數白汝愚當以厚賞酬侂胄之勞勿使預政汝愚為

佞冑覺之以御筆除度知平江府度言蔡京擅權天下所由以亂今佞冑假御筆逐諫臣使俛首去不得効一言非國之利也固辭奉祠歸養焉熹每進講務積誠意以感動帝心至以主威不免於下移等語規諫佞冑大怒使優人王喜戯冠濶袖象大儒戲于帝前因乘間言熹迂濶不可用帝方倚任佞冑乃出手批云憫卿耆艾恐難立講已除卿宮觀汝愚袖御筆見帝且諫且拜帝不省汝愚因求罷政帝不許越二月佞冑使其黨封內批付熹熹即付奏謝遂行中書舍人陳傅良封還錄黃起居郎劉光祖起居舍人鄧驛

御史吳獵吏部侍郎孫逢吉登聞院游仲鴻交上疏
留熹皆不報工部侍郎黃艾因侍講問逐熹之驟帝
日始除熹經筵耳今乃事事欲與聞艾力辯其故帝
不聽熹在朝四十六日進講者七內引奏事者再熹
急於致君知無不言言無不盡頗見嚴憚既去侂胄
益無所忌憚帝詔侂胄可特遷二官侂胄覬覦節鉞
意不滿力辭乃止遷一官為宜州觀察使怨汝愚益
深吏部侍郎兼侍講彭龜年見侂胄權勢日重龜年
上疏條奏其姦請去之且云陛下逐朱熹臣欲陛下
亦從去小人毋使天下人謂陛下去君子易去小

人難於是龜年作胄俱請祠帝欲兩罷其職陳騤進曰以閤門去經筵何以示天下内批龜年與郡作胄進一官與在京宮觀給事中林大中中書舍人樓鑰繳奏以爲非是不聽作胄愈横騤與汝愚素不恊未嘗同堂語及争龜年事作胄語人曰彭侍郎不貪好官故也元樞亦欲爲好人耶乃罷之而引京鏜居政府以間汝愚汝愚孤立天子亦無所倚信趙彦逾冀汝愚引居政府及除蜀帥大怨遂與作胄合因陛辭疏廷臣姓名于帝指爲汝愚之黨且曰老奴今去不惜爲陛下言之帝益疑汝愚作胄欲逐汝愚而難其

名謀于京鏜鏜曰彼宗姓也誣以謀危社稷則一網打盡矣侂胄然之以李沭嘗有怨於汝愚引為右正言使奏汝愚以同姓居相位將不利社稷乞罷其政以奠安天位杜塞姦源乃以觀文殿太學士出知福州制詞畧曰頃我家之大難賴碩輔之精忠持危定傾安社稷以為悅任忠竭節利國家無不為旣隆翊戴之勳尚期啓沃之助力陳忱悃祈避煩言起居郎權直學士院鄭湜草也湜坐無貶詞免官汝愚旣去朝廷大權悉歸侂胄奉行其風旨又薦劉德秀排擊善類偽學之名鏜實發之謝深甫等論汝愚冒居相

位今既罷免不當畀以重鎮乞令奉祠從之帝謂兵部侍郎章穎曰諫官有言趙汝愚者卿等謂何同列漫無可否穎言天地變遷人情危疑加以敵人嫚侮國勢不安未可輕退大臣願詔諭汝愚毋聽其去國子祭酒李祥言去歲國遭大戚中外洶洶留正棄相位而去官僚幾欲解散軍民皆將為亂汝愚以樞臣獨不避隕身滅族之禍勳勞著于社稷精忠貫于天地卒受黯黮而去天下後世其謂何知臨安府徐誼素為汝愚所器凡有政務多咨訪之嘗勸汝愚早退及豫防侂胄之姦侂胄尤怨之及是與國子博士楊

簡抗疏論留汝愚李沭劾爲黨皆斥之太學生楊宏
中與周端朝張衜林仲麟蔣傅徐範伏闕上書言去
歲人情驚疑變在朝夕當時假非汝愚出死力定大
議雖百李沭因知攸濟當國家多難汝愚位樞府本
兵權指揮操縱何向不可不以此時爲利今天下安
恬乃獨有異志乎章穎李祥楊簡發於中激力辨其
非即遭斥逐今李沭自知邪正不兩立思欲盡覆正
人以便其私必託朋黨以罔陛下之聽恐君子小人
消長之機於此一判則靖康已然之驗何可再見伏
願陛下念汝愚之忠勤察祥簡之非黨灼李沭之回

邪黨李沐以謝天下還祥簡以收士心疏上侂冑大
怒内批宏中等妄亂上書扇搖國是編管五百里天
下號為六君子髙傳久居太學忠鯁有聞扣閽之事
皆其屬藁侂冑怨汝愚朱熹以其從遊者皆知名士
欲盡去之而不可悉誣以罪或謂之曰凡相與異者
皆道學之人若以道學目之則有何罪當名曰偽學
其言以貪黷放肆乃人真情廉潔好修乃偽情耳復
疏熹門下姓名授之由是有偽學之目善類皆不自
安劉德秀上言邪正之辨無過於正與偽而已彼口
道先王之言而行如市人所不為在興王之所必斥

也昔孝宗垂意規恢首務核實凡真僞之徒言行相違者未嘗不深知其奸臣顗陛下以孝宗爲法考核真僞以辨邪正詔下其章由此國子正陳武博士孫元卿太學博士袁燮國子祭酒陳伸司業汪逵入劉子辨之亦被斥罷侂冑必欲置汝愚死以息人言中丞何澹劾之御史胡紘又上言汝愚倡引僞徒謀爲不軌乘龍授鼎假夢爲符因條奏其十不遜且及徐誼汝愚嘗夢孝宗授以湯鼎背負白龍升天後翼嘉王以孝服即位蓋其驗也詔安置汝愚永州誼惠州葉適亦奉祠汪義端章制用漢誅劉屈氂唐戮李林

甫事示欲殺之之意迪功郎趙師召上疏乞斬汝愚
帝不從汝愚怡然就道謂諸子曰觀侂胄之意必欲
殺我我死汝曹尚可免也明年正月至衡州病作衡
守錢鍪承侂胄密諭窘辱百端汝愚遂暴卒天下聞
而冤之汝愚學務有用常以司馬光富弼韓琦范仲
淹自期凡平昔所聞於師友如張栻朱熹呂祖謙汪
應辰王十朋胡銓李燾林光朝之言欲次第行之未
果而罷朱熹時家居自以蒙累朝知遇之恩且尚帶從
臣職名義不容默草封事萬言極陳奸邪蔽主之禍
因以明汝愚之冤子弟諸生迭諫以為賈禍熹不聽

門人蔡元定請著龜決之遇遯之同人熹默取藁焚
之因更號遯翁汪義端引唐李林甫故事以偽學之
黨皆名士欲盡除之一時號為君子無不斥罷太皇
太后聞而非之以語帝乃詔臺諫給舍論奏毋及舊
事務在平正以副朕建中之意詔下侂胄及其黨皆
怨劉德秀遂與御史張伯垓姚愈等力爭以為不可
乃改為不必專及舊事自是侂胄與其黨攻治之志
愈急矣侍御史黃黼上言治道在黜首惡而任其賢
使才者不失其職而不才者無所憾故仁宗嘗曰朕
不欲留人過失於心此皇極之道也黼竟罷胡紘上

言比年以来偽學猖獗圖為不軌動搖上皇誣詆聖
德幾至大亂二三大臣臺諫出死力而排之故元惡
隕命羣邪屏跡自御筆有救偏建中之說或者急於
奉承倡為調停之議取前日偽學之姦黨次第用之
以冀他日不相報復往者建中靖國之事可以為戒
陛下何不悟也遂詔偽學之黨宰執權住進擬自是
學禁愈急矣大理司直邵褒然言三十年来偽學顯
行場屋之權盡歸其黨乞詔大臣審察其所學詔偽
學之黨勿除在内差遣而已言者又論偽學之禍乞
監元祐調停之說杜其根源遂詔監司帥守薦舉非

僞學之人會鄕試漕司前期取家狀必令書以不是
僞學五字撫州推官柴中行獨申漕司云自幼習易
讀程氏易傳未委是與不是僞學如以爲僞不願考
校士論壯之時臺諫迎合侂胄意以攻僞學然憚清
議未有誦言攻朱熹者胡紘獨草疏將論之未果及
沈繼祖追論程頤之罪侂胄薦爲御史紘即以疏草
授之繼祖遂誣論熹十罪且言熹剽竊程頤張載之
餘論以喫菜事魔之妖術簧鼓後進張浮駕誕私立
品題收名四方無行義之徒以益其黨殆麁食淡衣
褒帶博或會徒於廣信鵝湖之寺或呈身於長沙敬

簡之堂潛形匿跡如鬼如魅乞褫熹職罷祠其徒蔡
元定佐熹爲妖乞送别州編管詔熹落職罷祠竄元
定于道州已而選人余嚞上書乞斬熹以絶僞學謝
深甫抵其書于地曰朱元晦蔡元定不過自相講明
果何罪事乃止元定在西山忍飢啖薺以讀書往師
朱熹尤褎楊萬里交薦于朝名之不起會僞學僞黨
之論起元定曰吾其不免乎及聞聡不辭家即就道
熹與從遊者數百人餞别蕭寺中座客興歎有泣下
者熹微視元定不異平時因喟然曰友朋相愛之情
季通元定字不挫之志可謂兩得矣衆謂宜緩行元定

曰獲罪于天天可逃乎杖屨同其子沉行三千里脚
為流血無幾微見言面至舂陵遠近來學者日衆州
士子莫不趍席下以聽講說愛元定者謂宜謝生徒
元定曰彼以學來何忍拒之若有禍患亦非閉門塞
竇所能避也貽書訓諸子曰獨行不愧影獨寢不愧
衾勿以吾得罪故遂懈其志在道逾年忽一日謂沉
曰可謝客吾欲安靜以還造化舊物閱三日卒胡紘
未達時嘗謁熹於建安熹待學子惟脫粟飯遇紘不
能異也紘不悅語人曰此非人情隻鷄尊酒山中未
為乏也及是為監察御史乃銳然以擊熹任責物色

無所得經年醞釀章奏乃成朝散大夫劉三傑論偽學之黨今變而為逆黨防之不可不至又論留正共引偽學之黨罪侂胄大喜降旨除三傑右正言正貶為光祿卿居之邵州知綿州王沇上疏乞置偽學之籍於是偽學逆黨得罪著籍以趙汝愚留正周必大王藺四人為之首朱熹徐誼彭龜年陳傅良薛叔似章穎鄭湜樓鑰陳大中黃由黃黼何異孫逢吉劉光祖呂祖儉葉適楊萬里項安世沈有開曾三聘游仲鴻吳獵李祥楊簡趙汝讜趙汝談陳峴范仲黼汪逵孫元卿原燮陳武田澹黃度張體仁蔡幼學黃顥周

南吳柔勝李直王厚之孟浩趙鞏白炎震皇甫斌危
仲任張致遠楊宏中張衜周端朝林仲麟蔣傅徐範
蔡元定呂祖泰凡五十九人吏部侍郎黃由上言人
主不可待天下以黨與不必置籍以示不廣御史張
巖劾由阿附罷之而擢沈轉運判官姚愈復上言近
世行險僥倖之徒倡為道學之名權臣力主其說結
為死黨願下明詔播告天下乃命直學士院高文虎
草詔諭告天下士民宜各改視回聽毋復借疑似之
說以惑亂世俗若其遂非不悔怙終不悛邦有常刑
必罰無赦詔既下侂冑大喜即遷文虎愈於要職四

川都大茶馬丁逢入對極論元祐建中調停之害且引蘇轍任伯雨之言爲證京鏜何澹附侂胄深恍逢言薦爲軍器監許及之諂事侂胄尤甚居二年不遷官見侂胄流涕叙其知遇之意衰遅之態不覺屈膝侂胄憐之改同知樞密院事侂胄生日羣公畢至及之後至閽人掩關拒之及之大窘會門閘未及閉遂俯僂而入當時有由竇尚書屈膝執政之語傳以為笑侂胄生日百官爭貢珍異趙師睪音擇最後至出小盒曰願獻小果核侑觴啓之乃粟金蒲桃小架上綴大珠百餘顆衆慚沮侂胄有愛妾張譚王陳四人皆

封郡夫人其次有名位者又十人或獻北珠冠四枚侂胄以遺四夫人其十人亦欲之未有以應也師睪聞之亟市北珠製十冠以獻十人者喜為求遷官拜工部侍郎侂胄嘗過南園山莊顧竹籬村舍謂師睪此真田舍氣像但欠犬吠鷄鳴耳俄聞犬嘷叢薄視之乃師睪也侂胄大笑聞者莫不鄙之後師睪以他事罷官諸生為詩誚之有曾學犬吠村莊之句即指此也初趙汝愚定策時樞密院直省官蔡璉從旁竊聽因以漏言汝愚竄之既而逃還臨安侂胄聞之乃使璉誣告汝愚定策時有異謀及具列賓僚所言凡

七十餘紙詔下大理捕鞫彭龜年曾三聘沈有開葉
適項安世等以實其事中書舍人范仲藝草駁奏袖
錄黃謂侂胄曰韋惇蔡確之權不爲不盛然而至今
得罪于淸議者以同文獄故耳相公胡爲蹈之侂胄
曰某初無此心以諸公見廹京鏜劉德秀實主其議
侂胄取錄黃藏之事遂格張釜劉三傑張巖程松等
論之不已詔累經赦宥宜免然猶奪官而擢踵進義
副尉前起居舍人劉光祖譔涪州學記謂學之大者
明聖人之道以修其身而世方以道爲僞小者治文
章以達其志而時方以文爲病好惡出於一時是非

定於萬世諫議大夫張釜劾光祖佐逆不成蓄憤懷
奸和附僞學欺世罔上遂落職朱熹卒是日大風拔
本洪水崩山諸生近者奔訃遠者爲位而哭蔡沉主
喪役黃榦主喪禮將葬右正言施康年言四方僞徒
聚于信上信州道上欲送僞師之葬會聚之間非妄談時
人長短則謬議時政得失望令守臣約束從之婺州
處士呂祖泰祖儉從弟也性疏達尙氣誼論世事無
忌諱先是祖儉以言事貶祖泰語其友曰自吾兄之
貶諸人箝口我雖無位義必以言報國當少須之今
亦未敢以累吾兄也至是祖儉卒祖泰乃擊登聞鼓

上書論侂冑有無君之心請誅之以防禍亂其略曰
道學自古所恃以為國者也丞相汝愚今之有大勲
勞者也立偽學之禁逐汝愚之黨是將空陛下之國
而陛下不知悟耶陳自強侂冑童稚之師躐致宰輔
陛下舊學之臣彭龜年等今安在耶蘇師旦平江之
吏胥周筠韓氏之厮役人人知之今師旦以潜邸隨
龍筠以皇后親屬俱得大官不知陛下在潜邸時果
識師旦乎椒房之親果有筠乎侂冑徒自尊大而卑
凌朝廷一至於此願亟誅侂冑師旦筠而逐罷自強
之徒故大臣在者獨周必大可用宜以代之不然事

將不測書出中外大駭有旨呂祖泰挾私上書言語
狂妄拘管連州右諫議大夫程松與祖泰狎友懼曰
人知我素與遊其謂我與聞乎乃奏言祖泰有當誅
之罪今縱不殺猶當杖黥竄之遠方侍御史陳讜亦
以為言乃杖祖泰一百配欽州牢城收管祖泰自期
必死冀以身悟朝廷了無懼色既至府尹為好語誘
之曰誰教汝共為章試言之吾且置汝祖泰大笑曰
公何問之愚也吾固知必死而可受教於人且與人
議之乎尹曰汝病風喪心耶祖泰曰以吾觀之之附
韓氏得美官者乃病風喪心耳祖泰既得罪御史林

寀言偽習之成造端自周必大宜加紬削施康年亦
言必大首倡偽徒私植黨與遂貽必大為少保初偽
學之禍雖本於韓侂冑欲去異己以快所私然實京
鏜創謀而何澹劉德秀胡紘成之及鏜死三人亦罷
侂冑厭前事乖戾欲稍更改以消中外之議會張孝
伯謂侂冑曰不弛黨禁恐後不免報復之禍籍田令
陳景師侂冑之姻也亦謂侂冑勿為已甚侂冑然之
遂復汝愚官而偽黨之禁寖弛貶斥者漸還故職仍
追復朱熹煥章閣待制周必大復少傅留正復少保
後侂冑為禮部侍郎史彌遠所殺于玉津園詔暴侂

胄罪惡于中外侂胄專政十四年宰執侍從臺諫藩
閫皆其門廡之人天子孤立于上威行宮省權震宇
内嘗鑿山爲沼下瞰太廟出入宮闈無有度限頹械
草制以爲得聖之清易祓撰答詔以元聖褒之四方
投獻者謂伊霍旦奭不足以擬其勳余嘉請加九錫
趙師睪乞置平原郡王府官屬侂胄當之不辭其嬖
妾張譚王陳皆封郡國夫人號四大夫人每内宴則
與妃嬪雜坐恃勢驕踞掖庭皆畏之及籍其家多乘
輿服御僭紊極矣侂胄既死錢象祖探懷中堂帖授
陳自強曰有旨丞相罷政自強即上馬顧曰望太參

保全明日奪其三官永州居住遣使誅蘇師旦于韶州安置鄧友龍郭倪僎于嶺南貶李壁張巖許及之葉適薛叔似皇甫斌等官秩有差更贈朱熹中大夫寶謨閣直學士又贈處士蔡元定迪功郎制曰士之遇不遇天也其或擯斥於生前而或伸於死後天理昭昭未有久而不定者爾學問有源操履無玷杜門著書初無預於世者不幸見誣亦遭遠謫今是非已定爾則徂矣其贈以官慰爾泉下死雖莫贈尚知享哉先是侂胄既逐汝愚至衡州而暴卒或謂中毒云太學生敖陶孫賦詩于三元樓壁云左手旋乾右轉

坤如何群少恣流言狼胡無地居姬旦魚腹終天吊
屈原一死固知公所欠狐忠幸有史長存九原若遇
韓忠獻休說知今有末孫陶孫方縱筆飮未一二行
壁已舁去陶孫知必為韓所廉頃之捕者至矣急更
衣持酒具下樓與捕者交臂問敎上舍在否曰方酣
飮亟命走閩佑胄敗乃登苐一佑胄有愛姬小故被
譴錢塘令程松壽亟召女儈以八百千市之舍之中
堂旦夕夫妻事之甚謹姬惶恐莫知所由居數日佑
胄意觧復召之知為松壽所市矣大怒松壽聞之亟
上謁獻之曰頃有郡守辭闕者將挾市去外郡某忝下

縣恐忤鈞顏故為王匿之舍中耳侂胄意猶未平姬
既入具言松壽謹待禮侂胄大喜即日躐除太府寺
丞旬遷監察御史踰年進右諫議大夫猶怏怏不滿
乃更市一美人獻之名曰松壽侂胄進問之曰奈何
與大諫同名荅曰欲使賤名常達鈞聽耳侂胄憐之
即除同知樞密院事侂胄弟仰胄為知閤門事頗干
朝廷時人謂之大韓小韓求捷徑者爭趍之一日內
讌優人有衣冠到選者自叙履歷材藝應得美官而
留滯銓曹徘徊浩歎又為日者弊帽持扇過其傍邀
談庚申問得祿之期日者厲聲曰君命甚高但財帛

宮宜破若欲小可先見小寒更望大成必見大寒優
盖以寒爲韓也侍燕者皆縮頸匿笑時有天族䟽試
南宮者題詩客郞云蹇衛衝風㥘曉寒也隨擧子到
長安路人莫作親王看姓趙如今不似韓伲胄嘗以
冬月携家遊西湖遍覽南北兩山之勝末乃置酒南
宮族子判院與爲有獻牽絲傀儡爲土偶負小兒者
名爲迎春黃胖韓顧族子曰汝名能詩可詠之卽賦
一絶云脚踏虛空手弄春一人頭上要安身忽然綫
斷兒童手骨肉都爲陌上塵伲胄怫然不終宴而歸
伲胄曾尉南海時延一文士作館客旣别音問不通

後侂胄當國嘗思其人一日忽上謁盖已改名登第數年矣一見歡甚館遇殷厚嘗夜闌酒罷侂胄屏左右促膝問曰某謬當國柄外間議論如何其人太息曰平章家族危如累卵尚復何言侂胄愕然問故對曰是不難知也椒殿之立非出乎平章則椒殿怨矣皇子之立非出乎平章則皇子怨矣賢人君子自朱熹彭龜年趙汝愚而下斥逐貶死不可勝數則士大夫怨矣邊釁既開三軍暴骨孤兒寡婦泣聲相聞則三軍怨矣北邊之民死于殺掠內地之民死于科需則四海萬姓之民怨矣叢其衆怨平章何以當之侂

胄默然久之曰何以教我其人辭謝再三固問之乃
曰僅有一策主上非心黃屋若急建青宮開陳三聖
家法爲揖遜之擧則皇子怨可變而爲恩椒殿退居
德壽宮雖怨無能爲矣于時輔佐新君渙然與海内
更始曩時諸賢死者贈卹生者名擢遣使聘虜釋怨
請和以安邉境優犒諸軍厚卹死士除苛解撓盡去
軍興無名之賦與百姓更始然後選擇名儒遜以相
位乞身告老爲緑野之遊則易危爲安轉禍爲福或
者其庶幾侂胄猶豫不能決欲留其人處以掌故其
人力辭竟去未幾禍作蘇師旦平江書吏也以奸計

歸誠於侂胄侂胄愈益昵之嘗以宦臣之求金詣侂胄初不知其受諸將之賂動以億萬時時捐貲助之及江上軍敗辭連師旦受賂尺牘具存侂胄大怒竄師旦海上及侂胄敗亟斬于臨安籍其家得金箔金二萬九千二百五十片金錢六十辮馬蹄金一萬五千七百二十兩瓜子金五斗生金羅漢五百尊各長二尺五寸金酒器六千七百三十兩釵釧金一百四十三片金束帶一十二條他物稱是

附吠堯餘論（在上者抄畧故書附全本）

沈繼祖疏曰臣近覩臣僚論蔡幼學等章疏內言達

陽知縣儲用貪婪暴刻將官錢輿賑収利入己於生口則受人饋於國恤則輙用歌舞與妓陳惜惜淫於溪橋之上自作詞以與之有虛名羈絆聞身之句守臣黃邁惡其貪暴拘留在郡不與批書有朱熹者嘉用之奉已為之創建書院甃砌街道置買什物遂強顏下山將酒壽邁邁畏其凶焰乃與於行批書今又輙敢來營於此臣謂儲用固奸惡無狀然所以培植𢡖患之者皆熹也今天下恃熹而肆惡如用者不知其幾雖去儲用亦有何益書曰除惡務本臣請為陛下條陳朱某之惡而并言之臣竊見朝奉大夫秘閣

修撰提擧南京鴻慶宫朱某資本回邪加以忮忍初
事豪俠務為武斷自知聖世此術難售尋變所習剽
竊張載程頤之餘書寓以喫菜事魔之妖術以鼔簧
後進張淳駕誕私立品題收招四方無行義之徒以
益其黨伍相與餐粗食淡衣布帶博或會徒於廣檐
鵝湖之寺或呈身於長沙敬簡之堂潛形匿跡如鬼
如魅士大夫之沽名嗜利覬其為助者又從而譽薦
之根株旣固肘腋旣成遂以匹夫竊人主之柄而用
之於私室飛書走疏所至響荅小者得利大者得名
不惟其徒咸遂所欲而某亦富貴矣臣竊謂熹有大

罪者六而他不與爲人子之於親當極甘旨之奉熹
也不天惟毋存爲達寧米白甲於閩中而熹不以此
供毋乃日糶倉米以食之其毋不堪每以語人嘗赴
鄉鄰之招歸謂熹曰彼亦人家也有此好飯聞者憐
之昔茅容殺鷄食毋而與客蔬飯今熹欲簮粗釣名
而不恤其毋之不堪無乃太戾乎某之不孝其親大
罪一也某於孝宗之朝屢被名命偃蹇不行及監司
郡守或有招致則趣駕以行說者謂名命不至蓋辞
小而要大命駕趣行則圖朝至而夕饋其鄉有連其
姓者貽書痛責之熹無以對其後除郡則又不肯入

供職托足疾而要君又見侍郎林栗之章熹之不敬於君大罪二也孝宗大行舉禮之論禮合從葬於會稽熹乃以私意倡為異論首入奏劄乞名江西福建草澤別圖改卜其意盖欲藉此以官其素所厚之妖人蔡元定附會趙汝愚改卜他處不順祖宗之典禮不恤國家之利害非陛下明聖朝論堅決幾誤大事某之不忠於國大罪三也昨者汝愚秉政謀為不軌欲藉某以虛名招致奸黨倚為腹心羽翼驟升經筵躐次取對熹既剽法從恩例封贈其父母奉薦其章服矣乃上章佯為辭免豈有以職名受恩辭而却職

名欺侮朝廷莫此為甚此而可忍孰不可忍某之大
罪四也汝愚既死朝野交慶熹乃率其徒百餘人哭
於野熹雖懷卵翼之私恩盡顧朝廷之大義而乃猶
為死黨不畏人言至和儲用之詩有除是人間別有
天之句人間豈別有一天耶其言豈止怨望而已熹
之大罪五也熹既信妖人蔡元定之邪說謂陽縣乃
出王之地熹欲得之儲用迎逢其意以縣學不可為
私家之有于是以護國寺為學基他日　得其地遂
以老農自稱伐山鑿石曹宰引曳取捷為路所過騷
動破壞田畝運以致之于縣方且矜夫子于釋迦之

殿設機造械用大木巨纜絞縛聖像撼搖通衢罝市
之內而手足墮損觀者驚歎邑人以夫子為萬世仁
義禮樂之宗主忽對移之罰惡而又折肱傷股之患
其有害於風教大矣熹之大罪六也以致欲報汝愚
之恩則為其子崇憲執柯取劉珙之女而奄有其身
後鉅萬之財又誘引尼姑二人以為寵妾之官則必
與之偕行謂能修身可乎知南康軍則妄殺數人而
復與之改正師長沙則匿藏赦書而斷徒刑者甚多
守漳州則搜古書妄行經界千里騷動莫不被害為
浙東提舉則多費朝廷賑恤錢米與其徒而不給百

姓謂其能治民可乎及據范染祖業之山以廣其居而反加罪於其身發掘崇安弓手父母之墳以葬其母而不恤其暴露謂之恕而及人可乎男女婚擇富民以利其奩聘之多開門受徒必引富家之子弟以責其束脩之厚四方賂遺踴來踵至一歲之間動以萬計謂之廉以律身可乎夫廉也恕也修身也齊家也治民也皆平日竊取中庸大學之說以欺惑斯世者也其言如此其行乃如此豈不為大奸慝也耶昔少正卯言偽而辯行僻而堅夫子相魯七日而誅夫子聖人之不得位者也猶能亟去之如斯況陛下居

得致之位操得致之勢以熹有浮於少正卯之罪其
可不亟誅之乎臣愚欲聖慈睿斷將朱熹褫職罷祠
以為欺君罔世之徒汚行盜名者之戒仍將儲用鐫
官永不得親民差遣其蔡元定乞行建寧府追送別
州編管庶幾奸人知懼正道復明天下學者自以孔
孟為師而憸人小夫不敢假托憑藉橫行於清明之
時誠非小補余嘉繼疏曰臣聞防患於未然事可息
而國家獲無窮之福禁奸於已然禍亂解而宗社有
不測之憂臣居草茅日夜焦勞不遑寧處欲奏聞已
久而君門嚴邃無路上達今日幸遇銓選故得陳之

竊見秘閣修撰致仕朱某編管道州蔡元定等作事
猖狂素無行義相與對榻妄談經書覬其無孔孟
軻述作之才而有蘇秦張儀橫議之風驕矜傲慢傷
人道之大倫黷貨要求爭屠沽之小利作爲君子道
學之名萃四方黨伍僞作正心誠意之論因重聽聞
罪狀昭然殆難原宥聖明寬容罷祠編管實朝廷待士
夫之過厚也某元定宜循循履度以蓋前失可也尚因
有悛心僞徒會合謗訕君父譏議宰輔不自知其懲
惡之極也臣見公論不容內外咸怨乃敢進言其罪
逆已悉于侍御史沈繼祖之疏矣乞下臣章著能幹

法官將朱某蔡元定拿械來京梟首朝市號令天下庶僞學可絶僞徒可消而悖逆有所警不然作孽日深禍且不測臣恐朝廷之憂方大矣時繼祖請加侂胄九錫

寵婦不夫而自孕衆子盜牛而宰殺謂其齊家可乎 此一節當在修身可乎之下